



✓

977037

松溪集



同治癸酉春
重刊于金陵

題汪松溪遺集并所著詩學女爲

黃景仁

近世作者何紛紛牛毛麟角誰能分文人傳否生未必
要在光爛能常存先生往矣遺稿在我得讀之從後昆
豈其天意假司命乃遣大雅來扶輪文章可解妙難解
望候但覺春温温慨然想見公爲人坐公讀書秋樹根
不疏之園鄰鄭村村人往往罕識面鍵關晤對惟皇墳
屏除一切可已事放作百劫難刊文鑄山煮海富研述
四始六際逾紛綸上追申克溯元本下揖亨棖相討論
十年書成付庭鯉六經未有如詩尊乃知文字有元氣
得古獨厚方深醇瓣香欲祝來已晚私淑尚有伊川孫
厚是眞窺見法眼藏不啻皇甫來韓門三時抱簡聲常

松溪集 題詞

吞先生賈志良苦辛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眾彥趨如
雲此書一出有目見先遣雅奏從天間一編家置意中
事但恨不及當公身時詔購藏
書將獻焉

大清故貢生汪君墓誌銘

并序

汪中

國初以來學士陋有明之習潛心大業通於六藝者數家故于儒學爲盛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脩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自奮於末流常爲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而地僻陋無從得書是時歛西溪汪君獨禮而致諸其家飲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置書益招好學之士日夜誦習講貫其中久者十數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業成散去其後江君没大興朱學士來視學遂盡取其書上於朝又使配食於朱子戴君遊京師當世推爲儒宗後數歲

松溪集

墓誌

一

天子脩四庫之書

徵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嚮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而君不幸死矣然君亦以是自力于學所著文二百餘篇咸清暢有法著楚詞音義三卷又治毛詩義編未成以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卒年四十七明年某月葬於縣之某原君諱梧鳳字在湘曾祖某祖某父某其先與中同出唐越國公後子四輝灼所照灼好學世其家銘曰有嘖其鳴天下文明其道大光西溪滔滔實爲丹穴我銘載之表君幽域

明經汪君行狀

鄭虎文

虎文初官京師延汪君族人稚川氏肇龍於家塾得讀其行篋中攜君所作林大光傳心愛重之虎文旋以病乞歸戊子客於新安紫陽書院君命次子灼從虎文學遂交君數載君於虎文傾倒無所不盡去年秋君來山中稚川亦至聚數日歡甚未幾虎文歸里而君於是冬竟卒卒之日遺言以其狀屬虎文今其孤述以固請乃往哭其靈而爲之狀曰君姓汪氏諱梧鳳字在湘號松溪歛西鄉西溪里人新安汪氏爲唐越國公華後者凡十六族君之族在焉越國二十七世孫宋處士人鑑則始遷西溪之祖也又十三傳爲君祖州同知景晃有醇

松溪集 行狀

德州里賴之婺源經師今配享朱子祠江氏永者稱其協於周官經大司徒之六行爲立生傳年九十有六舉鄉飲大賓祖妣鄭吳曹許四安人君考泰安爲吳安人出養志潔身誠隱德君子也母方安人生二男子君爲長逮事其祖者久秉教率德孚聞於家年二十二補學官弟子又十四年貢入太學凡三應省試三黜謝去讀書不疏園中不疏園者君考讀泉明漸與田園疏句感而顏其別業爲君勗也君於是足迹不出園者幾二十年遂終焉君制義師遁安方氏婺如古文法桐城劉氏大槩經學則與休陽戴氏震同里汪氏肇龍同出婺源江門江氏精三禮而戴氏於諸經所得獨多爲江門高

弟其學與江氏相出入君亞焉江氏作君祖傳卽稱君與戴震俱研經學有著述聞於遠近也君旣師江而又客戴氏汪氏於家汪爲尤久久處昕夕無他語語必經義義疑輒辨辨必力持不相下則辨益疾而君故口吃嘗咽塞不能出聲氣鬚眉動張童僕往往背立睨視匿笑已乃復辨必彼我意通乃已君爲人沈毅有力邁往自喜凡常俗沈溺慕悅與夫酬酢無益煩苦之事可已而人訖不獲自己者君能一切罷去無所顧世故罕與之暱而學亦用是能專且久以卒底於成生平於書無所不觀而爾雅說文三禮三傳史記兩漢八家之文皆有是正論說惜未成書其成者惟詩學女爲一書顧君

松溪集 行狀

二

亦意不專此以子灼習詩排日書示之久而卒業釐爲如千卷其中若律象地里人物典制音韻鳥獸草木蟲魚之類援據該洽考核精審集之可自成書而於詩義或折衷舊說而疏其未通或參悟本詩而抒所獨見皆有神解至理論者謂漢儒病於泥宋儒病於疏惟君爲無病云書旣成以授子灼及其徒程敦者槐塘里人少常遊學於武林吳門聞負才有狂名一日至西溪見君西湖紀游大折服遂師君君居之不疏園謂灼曰成吾志者程生也吾爲若得一良友矣今松溪文集劉氏大櫬所定制義刻入新安三子課藝方氏葵如所定三子者卽君與戴震及震邑人鄭牧也君年不永故所

著止此知君者咸爲君惜焉君精力旣大耗於學又善
飲數苦下血益羸弱然未嘗以爲病母方安人在堂而
君繼室余孺人能得姑歡心君倚之會余孺人卒姑哭
之慟君強作達以慰其母且益憂其母而神已內傷矣
越一月病作投以藥小瘥猶手書不釋寢食靡所異少
日忽曰吾昨夢有延余去爲師者病其不起乎然且毋
使太安人知其招吾友汪君稚川與作別語語如平常
眾皆駭不肯信已而曰吾不可歿於婦人之手其卽正
寢自起而出南向坐處分家事畢謂諸子曰吾所不能
瞑目入地者未終子職以貽高年憂汝等其善體吾意
盡孝養無重吾泉下之痛一切恤艱阨養老孤自汝曾

松溪集 行狀

三

大父大父及汝父叔所奉爲歲例者家不替守而行之
亦勿替也復顧子灼及程生敦曰吾生平著述惟詩學
羸有成本其餘經史文集尚多論釋散見於各書本不
自信未嘗敢以示人然亦不可散失其哀集編次謹藏
之言已遂不復語少選卒時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
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七配程孺人繼配余孺人
並先君卒子男四人輝灼所照孫男二人基仁基義嗚
呼君之爲人其可書者多然皆不備書而獨書君所獨
得於己者如此所以存其真於不朽也乾隆三十七年
九月十有三日秀水鄭虎文謹狀

鼂錯論

鼂錯發七國之難卒以殺其身蘇子瞻曰錯不能當天
下之衝使天子恃以無恐乃欲天子將而已居守以故
不免誠哉蘇子之言然余讀鼂錯傳竊謂錯之受禍猶
不止於此也夫天下之禍必有植其根豐其末然後敢
於一發而不疑漢高封諸侯王既非古制而文帝又不
聽賈生言早爲之所至景帝立而七國之禍成矣不削
則反遲而禍大削則反速而禍小錯已明知之處錯之
時迫乎不得不削之勢則當思所以處之之宜夫齊威

松溪集

一

王有檀子則楚不敢爲寇有盼子則趙不敢漁於河有
黥夫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宋太祖承唐末五代
方鎮之亂以杯酒釋之如行無事錯號智囊而胡味味
於此且將發天下之難必預思所以制天下之命藺相
如之避廉頗思敵秦也陸生之和將相欲誅諸呂也錯
旣與盎有隙而諸大功臣皆不好錯又以議削侯王故
開釁寶嬰是錯欲以一身制王侯之命即使自將以當
天下之衝吾知其力必不能支且擠於眾而死也況吳
楚兵起錯方謀戰守之不暇乃欲中禍於盎以快其私
而不知盎之反中乎已也然則錯之殺身固其自取復
誰咎哉雖然錯心乎漢者也方計畫將行諸王喧咷錯

父曰劉氏安暹氏危吾不忍逮禍遂飲藥死錯不聽父言竟及於難嗚呼國爾忘私公爾忘家如錯者庶幾迨是乎不幸遭怯懦之主受奸臣之謗以殲其身以滅其家亦可哀也已

上鄭宮贊書

梧鳳頓首上書誠齋先生閣下孟冬拜送不意閣下遭兄經畚先生之喪每欲郵寄一言以問左右恐閣下攬目刺心以是遂止伏念閣下來主紫陽成造固有其人然精言妙旨惟梧鳳友朋或能領之年邁事牽不克時親左右輒用自愧私欲求有志後生一二人進之閣下而士習卑靡千百中不能得一英才之難蓋如是也今

松溪集

二

有程生敦者字伊在本歙人僑居浙之蘭溪年十七八時有志於學而不喜爲帖括之文小蘭邑之士於是奔走四方與有學君子遊處今來從梧鳳遊四月餘矣生溫潤誠篤言行具有本根尤長於詩自古以詩名家者生罔不誦習焉梧鳳甚愛惜之因謂之曰國家以經藝取士子年富可以有爲豈能決其必不遇而舍經藝以業於詩古文辭哉余不足爲子之師子之師誠齋先生其人也然生家貧無以供其費梧鳳又曉之曰先生愛才絕不言利子不足則姑取資於我子何疑乎於是生樂甚願趨謁先生之門列爲弟子而屬梧鳳以爲之介蘭下試與之處熟觀其人必將樂而教育之也今夫經

藝者摹繪聖賢之語言可以觀其人之學識可以程其
文之矩度而非可以高下任心也今世猥鄙之徒棄經
束史茫乎諸子百氏之書惟取一日倖獲之文人手一
編口摹形肖否則索之杳渺極之寂寥人不我知則怨
尤生焉是二者所趨雖異所失則同也閣下獨不然本
程朱之指運以韓歐八家之詞其精轡轡其光熒熒可
以諧古可以宜今然則程生之樂出於其門而梧鳳敢
爲之介者固其宜也且程生之志又有可悲者生乎今
之世處乎境之窮而不逐利不馳名力行好學思以古
聖賢爲法世之人見生貌莊言異則族指羣非及與梧
鳳遊而多口益甚蓋梧鳳之迂濶於時俗也久矣閣下

松溪集

三

行古人之行言古人之言自主紫陽以來齷齪者且以
爲高遠不諧於世今梧鳳又進生於閣下則生之得罪
愈益甚雖然使生蒙教益學幾於成雖遇不遇猶非其
志況於區區之謗刺乎昌黎云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
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然則閣下亦將樂程生而
悲之矣梧鳳再拜

劉海峯先生曰中矩中規後半尤淋漓出色

送劉海峯先生歸桐城序

吾友志相合業相同擇師而事無不相同者休邑鄭用
牧戴東原吾歛汪稚川程易田方晞原金蕊中吳蕙川
數人而已而東原蕊中自鄉舉射藝京師於今未歸者

七年夫人生不過歷數十寒暑吾數人少者年近四十老者逾艾以上余亦髮種齒脫銀髯垂垂每念良朋睽隔或獨處傷懷或羣居相與感慨泣下以爲出處之途異故聚散不常如是也乾隆癸未秋桐城劉海峯先生官博士於黟先生抱聖賢之道精經史百家之言作爲文章崛竒幻渺與韓退之歐陽永叔相上下黟地近吾歙吾數人乃得師事先生數間論議歲丁亥先生去官居歙於是吾徒與先生共晨夕樂杯酒雄論古今得失是非悲歌歡笑輒時時異益念東原蕊中遠隔數千里不能與先生肆志於山巔水涯之間爲可惜耳今年辛卯易田又以鄉舉走都門獻賦

松溪集

四

天子而先生亦以年髦思返桐城然後知聚散不常又不僅以出處之途異也憶余生二十五年從遊涇安方朴山先生後三年從遊婺源江慎脩先生二先生者皆以老舍吾徒而去今侍先生幾何時而又如是雖人生聚散不可常而執觴言別無聲涕出有不自知其滂沛而沾襟也先生行矣復何言哉雖然先生康強善飯昂昂山立如壯時他日倘念黃山練水之奇秀戒裝夙駕而來則吾徒擁篲除館以延先生先生拂塵言別情狀刺刺不休而吾徒歡呼鼓舞酌酒上飲先生祝先生永福永年且邁期頤而未有涯涘也先生其亦樂於此乎敢以爲請

嘗考周禮有縣正之官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然縣有大小左氏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及戰國時則郡大而縣小故甘茂謂宜陽雖名爲縣其實郡也自秦廢封建而郡守縣令之名以起漢則更郡守爲太守而宣帝尤重其任常曰太守吏民之本與我共治班固謂王成黃霸諸人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漢桓帝毀諸旁祠以奉黃老惟詔洛陽與密縣畱卓茂王渙二令祠由是觀之守令之祠於民蓋已久矣余來令歛於今六年每春秋釋奠思與人士講學於其間於是崇新孔廟已又於路南東數十步爲講堂之

松溪集

五

院曰問政工久訖功矣而先賢守令廟祀之在邑中者或頽圯黝黯或並失其地不可循求使不爲萃聚以殷祀典非所以示民而成政也國語曰祀國之大節節政之所成又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然則茲祀其焉能已耶今年春余欲相土以祀前守令之賢者而太守陳公彥回祠余旣復新之遂於其前隙地構樓三楹門如之東西各爲一廊樓祀前明太守高公時鄔公元會周公士昌陸公錫明唐公良懿唐司馬呂公渭明同知李公茂榮推官虞公廷陞魯公元寵明縣令張公齊史公桂芳鄭公舜臣姚公學閔彭公好古張公濤劉公伸戴公東夏倪公元琪葉公

高標傅公巖皆舊有廟祠而今廢毀者既定祀因仿尚賢祠意顏之曰崇賢蓋郡東門外故有十太守祠十太守者晉太守程公元譚梁任公昉明陳公彥回孫公遇張公禎彭公澤何公歆張公芹畱公志淑王公繼禮也明欽令張濤增入梁太守徐公摛一人名曰尚賢後又入明太守陶公承學陳公所學洪公有助三人爲十四人茲祠春秋俎豆不廢故今列祀亦不復及十四賢焉余嘗讀明史及郡邑志旣壯太守陳公以身殉國甘死如飴又念唐太守集儒講學二張令建立非常救荒有策史桂芳則能以儒生而禦倭寇倪元琪毅然不建逆瑞祠彼其樹立皆實乎有不可及者豈必以祀爲輕重亦豈冀後人之祀之而乃爲之乎然賢而不祀則何以則倣於民且何以爲後之人勸興也故本崇祀之意而記之是役也作於夏四月不數旬而工成嗚呼可以觀士民趨嚮之志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日欽縣令張佩芳記

松溪集

六

西湖紀遊

乾隆己丑正月十七夜小雨自浙之蘭谿偕喻集美張秋光登舟十八日放舟春水初漲乘浪行一百二十里至乳香巖十九日舟行柴埠見堤梅縱橫數十里維舟登岸芳香布濩方欲命童攜酌而風雨迫至不能久立乃歸舟是夜宿勾刀嘴已離梅花二十里矣明日病秋

光亦病舟爲風阻行不數十里遂止明日過桐江遠見
六和塔有頃至塔下遂舍舟登焉時煙雨橫江波聲如
雷吼遠望海門水天渺然無際次日丙午舍舟上萬松
嶺左江右湖敷文書院在焉迺入湖舟過斷橋寓居德
生庵僧樓樓面白公堤堤旁夾桃柳嫩綠初生晴明遠
望與湖光瀲灩交映於是步堤渡斷橋復渡西泠橋由
後湖山麓歸下浣三日大雨不克遊四日亦雨午餘舟
往孤山上放鶴亭弔林處士遂至金沙港復至曲院而
歸五日舟遊三潭其四隅皆水匯而形狹脩脩可半里
三疊石爲橋曲通幽邃前有三石墩立院外湖中中空
而圓竅月從竅出與湖印其影若無數月者然南往白

松溪集

七

雲庵又南爲淨慈寺面雷峯塔甚雨不克登寺西爲小
有天園前曠而後奧石隙中布梅數十株憑高下視冰
雪相屬轉棹上湖心亭風雨益甚六日晨起雨雪成珠
着屐登蝦蟆山將至巔有浮圖不可入遂陟山頂石森
森立如累碁攢星如雲髻壺觴禽獸甚眾有二石無根
而相倚拍或題曰合璧一石傾欹口如瓶曰欹壺其他
題字磨滅不可揣擬山麓石佛寺因石鑿佛甫及肩頰
而高已三尋矣佛旁石壁滴水成池曰沁香泉七日卧
聞雨聲甚急及晨雨小止命舟謁陸宣公祠祠宇塵暗
庭桂四株一已萎絕上堂拜像像儼然端立如生西爲
聖因寺有僧明水刻石佛像工細絕倫寺右六一泉泉

澄清幽冽秀石周布泉中上覆脩竹楓楠梅桂而迴廊
曲閣錯雜於其閒西過蘇堤跨虹橋至竹素園園水由
山麓滾滾入不數十武從高下望如琉璃屏其下一石
承之石激水逆若瓶口之瀉而上出焉者其水曲裏園
林來去幾不可辨後爲岳武穆王廟右爲岳王墳古木
五株盤擎屈曲前鑄四奸人跪像遊者撲擊屢易屢壞
遂步上蘇堤渡跨虹東坡二橋至壓堤橋日暮度不能
竟因棹舟柳浪聞欲謁錢王祠一摩挲表忠觀碑文會
緝治祠宇吏禁不得入殊悵悵也次日舟往壓堤橋上
玳筵山方數十級見怪石卷然若阿而一石挺傑方正
如屏坐其中湖光不可面覲緣曲徑上上復有石石似

松溪集

八

樅欄根連而上歧內空蓄水縱三丈橫可五尺餘其山
左右環湖山右皆古松松風激嘯如萬馬空騰下山步
堤渡橋由鎖蘭至暎波橋盡而止其堤直如弦長五六
里旁樹柳桃梅桂桑榆而桃柳尤繁植春時花發陰濃
霞紅掩映其暎妍殆非人世所有鎖蘭橋右爲花港其
地近雷峯塔登山望之塔勢若將摧奔覆壓然不敢久
留而返下浣九日欲遊龍井余宗人謹度適至遂其登
舟而岳王墓石側有張烈文侯憲墓侯爲岳王愛將與
王子雲同奏膚功卒死秦檜之手可哀也右入一里餘
至玉泉泉深五尺許池方而長石底清澈無塵魚可數
百頭大者二尺小不盈寸投以食羣爭簇擁魚已逝而

遊者擊檻則往往去而復留其戀食之情蓋有與人同者右行可十里至龍井兩水潺潺左右夾入池中架石爲橋由橋梯石級上級數百有亭焉亭左爲園徑僧引以入其園因山爲高下環周百二十三畝東面湖其中有一亭登之湖光如帶而城中煙火萬家羅列湖外雖是日煙迷猶隱隱可指數下亭右行反宇飛簷與怪石參差倚負忽一石高不過常秀聳卓立盤踞甚堅過石則龍井在焉井之園中規徑可盈丈因規石爲欄四周爲雕龍之形而空其隙其水澄靜不見來源而周山流沫皆於是出其源深故不易見也泉上石皆凸凹靈巧雖畧加椎鑿而天工爲多去井上曲廊石磊磊使遊者

松溪集

九

目不暇接忽一石長數十丈如層波疊湧坐亭上顧望如涉瀟湘風濤驟起使人惴惴恐慄下山入亭蹊徑若絕乃登亭樓樓忽與山接曲檻盤紆或上或下及履平地迴視而人在園之左矣又由曲檻環繞忽在園右龍井前前視臺榭重重竹林陰翳遂由仄徑下間水聲淙淙過橋坐石上始知水懸石壁下如珠之跳如絲之垂其聲幽峭如鼓琴宮商皆備然水縈石竇激而成聲周圍之左右上下皆然不獨此也復前行脩竹森森夾道綠陰晴蔭日光篩落又前過雕墻從隙窺竹竿萬疊鬱塞蒨萋杳然無際竹旁有徑意其或通山居園盡是矣及下竹與徑猶在園中遠望焚燎半現未有止境而日

色晚晚向暮遂歸二月二日謁于忠肅公墓因上陶莊莊之大小分龍井之一而山石連綿橫亘居其大半其石陂陔秀削皆鬼工不事人力石右掛泉高數丈因莓苔垂落若大雨傾注而聲淅瀝曲折從石罅流噴薄有聲中石若帷而幅開下疊小橋可渡過帷仰視左右嗟峨怪險爲峯筍爲裳蔽風翻蹁躑不定石上曲閣面湖湖迤倚廣狹不均焉他小亭數處種竹樹梅柳皆與石遙暎成趣自莊而右下爲法相寺寺外古木樛慘清陰垂蔭亦湖中佳勝也三日戒童僕治歸裝迴憶宿僧樓風晴陰雨轉變恒無定象每薄暮舟歸殘霞照水視舟左金光暉然而微風動盪若細鱗紛錯舟右則寒潭一

松溪集

十

碧迴與左殊至風激水飛波聲四起又如江海可怖畏若夫細雨淫濛煙籠柳岸人荷笠持蓋而過隄以去風景蕭然恐善圖畫者亦不能摹肖也以是不能去諸懷姑誌所歷如是云

劉海峰先生曰隨地成遊隨遊成趣有澹妝亦有濃抹而一片滾滾直下之勢如決江流而注之海則又從史遷門徑中來也○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

汪稚川曰敘致零星星星都成一片不可斷絕是何神力中間摹繪處復兼上林子虛水經注柳州諸記之長

先君子治田爲園圃北有堂顏之曰不疎蓋取陶詩暫
與田園疎意而反之亦欲使後之讀書其中者常守厥
志不致苟於利祿而饜饜於寵榮也嗚呼至矣園西有
樓樓高二常長十尋廣十分其長而有二焉然塵垢未
治歲辛卯程生敦吾兒灼相與滌汚除垢環書架十餘
於樓西而錯列之於是樓分四室皆燦然陳經史諸子
百家之書二子讀書其上吟唔吟咏余時高歌慷慨與
相酬答不自老之將至也樓面東田塍平布數千畝
室廬遠近樹木參差人迹馬牛往來如錯繡咸可指數
焉其外天馬諸山葱翠縈繚每積雨初晴和風飄拂其
嵐光明滅靄如也若靜夜月明煙凝漠漠則又如平湖

松溪集

十一

動盪人在樓中如乘艇而泛於其上樓北開小窗飛布
靈金與黃山天都蓮華諸峯皆爭奇獻笑而風雨晦明
境變幻生莫可名狀余與二子顧而樂之又不自知老
之將至也自先君子下世梧鳳居園獨守一編將終一
星矣今程生與吾兒治樓讀書其志固未可量也雖然
猶有懼焉聖聖相承遺經未泯所謂危微精一允執厥
中者無他焉求言之盡乎其道而已矣故業必期於
精行必期於成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間義不能徒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倘稍分心於利祿寵榮則爲人
之心勝於爲己不惟糟粕聖賢之言亦非先君子勗勉
後人之至意矣故於樓成而取韓子業精於勤行成於

思以名之所以警二子亦因以自警云

鄉飲介賓爾全汪公墓誌銘

鄉飲介賓爾全公與梧鳳同姓梧鳳不逮見公而與公之仲子錫斑荆石遊荆石多技能尤喜形家術每酒酣輒論黃山秀異分爲靈金瑞金大金皆魁雄卓傑故所產每多殊尤余雖不解其術而樂道黃山思益究聞其異荆石曰吾父七遊黃山一見青猿猿長如丈夫拱而立須臾率羣小猿徐徐去僧謂公猿或數年見或數十年見蓋不數數矣余因思不逮與公遊得觀其異愈益念公托迹市塵而能勤於山水無倦其胸中蓋大異於尋常也公諱尚斌號純白家於徽郡中斗山之麓而廬

松溪集

三

於吳市之南濠南濠爲南北都會市廛皆比櫛次鱗左右無隙地每火作則汲道不通炎炎莫可救公請於大吏鬪廛居左右各一丈所費數千緡功旣成太守覺羅公以好義旌之及今商民尚賴其利焉歲壬戌徽地山水陡漲懷襄民居濱河者咸譴譁震哭與浩浩之聲相聞公惶急命駕數筏渡人且朝夕飲食之及水殺乃治替其頽垣俾得復業公每見里黨中有格鬪訟爭者則解橐以平之不少吝惜然公非素豐於財卒以入寡出多漸敗其業嗚呼公可謂知利人不知利己者矣公會祖周公年五十未舉子一夕夢猿嘯歌入室踰年而鳴岐公生鳴岐公生春元公春元公公之考也然則公之

勤勤於山水見人所不能見與荆石半生竭力奔走巖崖間而時時道說不置口其皆有因乎公娶黃氏生子長錫珍貢生次錫珽國學生孫六人萬頃爲學官弟子公歿於乾隆己巳年年七十黃氏則先公二十八年卒乾隆癸未之冬荆石走告余曰吾得吉壤於葛塘原且協吉卜將葬吾父母子其銘之余思荆石篤厚喜讀聖賢書必不盡惑於形家福利之說今茲所爲必能妥先人體魄而能副其平昔愛親無已之志歟則余雖不見公不能不銘銘曰

葛塘之陰山苞水襟松柏千尋旣坎旣深於後如今考降無侵子姓如林旅拜高岑思祖德音旣思德音竝立

松溪集

三

沈吟咸念孝心

候補吏目喻君殯表

候補吏目喻君與子相謂爲甥又相謂昏姻且生而同歲以故知愛最深乾隆三十六年七月病卒後數月殯於某山之陽其子來乞予文予乃哭而表之君諱佳字集美爲人沈塞篤摯長於詩歌凡知交無不盡其懇欵而於子與畢仰純尤爲厚善焉憶予生二十七年喪妻程氏時高堂踰艾弱子數齡君與畢仰純程東溟來相聚處以抒哀戚而君爲主辦程喪條次有禮又念子幼無母遂下達余氏克獲賢能諸童稚以長以成皆君之力也自是左右吾家敬慎精勤觀君之意有可以益於

予者罔不爲也而予於君百未有一焉嗚呼予其有愧於君已君爲詩英敏俄頃閒可就百千言與畢仰純及予相處也必命酒高歌連牀歡笑或竟夜達明語喃喃不倦後仰純死予與君同簣而寢常追念仰純咨嗟涕泣今君又下世矣使死者有知將與仰純嘯吟偃側反憾予之未至是生者之悲且不如死者之可樂也自子年弱冠締交於君後得仰純遂其結生死友而仰純無祿予常登陟巖壑探幽林入竒穴及泛舟江湖波濤上下與夫花發月明賦詩飲酒凡興之所至君未嘗不在其閒而君或有所往亦必宿戒於予廿餘年來其睽隔未有踰時者也予棄科舉業爲古文辭人或非笑之而

松溪集

古

君獨以爲宜然君詩清刻閑雅亦無知者桐城劉海峯先生稱其善秀水鄭誠齋先生序而刊之君名乃大著然名著未數年而君歿嗚呼可哀也已自君歿後二月程東溟客死京邸東溟予妻兄也又三月君母太安人卒余繼妻余氏亦卒若仰純則墓木已拱矣思予妻程氏之友朋相聚余氏尚待字閨中今不過二十年死已殆盡嗚呼親戚零落之感聞幃生死之情予焉能不慘肺焚心泣涕蠡午也耶君生雍正三年六月長予七十有四日母太安人予姑也子一人昌瓏娶子女女亦早卒畢仰純者諱仰高歙縣學官弟子以家貧不能養親鬱鬱病歿歿時年二十有八云

署鎮江府同知汪公傳

今上御極之三十四年署鎮江府同知汪公致仕其明年公自盱眙歸故里蓋公僑居於盱眙者已四世公壯時曾一歸及今之來年已七十矣梧鳳與公同族公既與族人通殷勤尤禮重梧鳳謂梧鳳曰吾之爲政求無愧此心而已先生能文士也願及生見先生之文先生其許我乎因備述其所爲梧鳳聞之已告公曰是有可書且有宜書者梧鳳雖不文不敢辭乃爲之傳曰公名舜年字賓堯歛之西溪里人也自曾祖克生公家於泗之盱眙至今遂爲盱眙人公性豪邁不羈以讀書未遂志于乾隆四年興水利例入貲河工效力後遂待用於

松溪集

五

兩江制府會淮安府振民水災者未協宜乃命公往公躬入民室與相勞苦於是大得民隱而振不虛及辦海州災事亦然十五年復調河工十八年授邳州州判隨遷州同知公在邳政治舉可法而以兵捕蝗尤爲大吏所器重相國高公欲舉用公而高公以他事見斥而止二十二年調補近河州縣公見徐地數被水民不得穀陳策借給牛種大吏奏入公言徐人便之二十五年攝淮安府軍捕通判兼司漕職軍民咸悅其不苛二十六年復調河工二十八年攝沛縣事二十九年舉卓異三十三年攝鎮江府水利通判又攝船政通判會府同知病去官遂以公檢校其事公所至孜孜汲汲皆以民事

爲己事而民亦樂公之惠愛而不能忘也然公不侮鰥寡而亦不畏強禦方在沛時所屬夏鎮舟車輻湊時有羨奇有楊氏子以能供徭役遂網取而專其利商民無敢言者公至卽鉤捕置以重法而復均其利於民至今人咸稱斯獄允焉其救海州災也民饑甚日鬻其子女州牧爲更其值而還其人公曰非計也聚則同轉溝壑分則有可生之機奴固不可爲不猶愈於饑而死哉爭之州牧牧不聽公說大吏以機宜大吏行之民緣是以得生者蓋以億計公之用法嚴明卓立不阿又如此公廉介不屑屑於財利祖於王公父允迪公以貲雄盱眙公睦嫻任郵散之畧盡及入仕時囊無長物矣而公振

松溪集

六

濟淮安府餘貲數千兩吏告公例無復入官者公曰股民之膏與盜上之財皆無解於余心且不可爲子孫法卒還之官吏皆咄咄稱怪然有識者感公之不欺而咨嗟太息而不能已

論曰今世筮仕之徒恒以貲入爲諱人亦相與諱之謂非得於課試之文章舉不足貴也夫試言亦課士之一途古豈必沾沾於此哉且司馬相如以貲爲郎張釋之亦以貲爲郎二人者固不以貲爲重輕也士君子出而肩世事上無負於君下無負於民亦惟無愧此心焉耳貲與不貲奚以異彼科名之士未必無賢而如公者固亦可無愧於君民也復何諱哉復何諱哉

鄭誠齋先生曰識力精確詞氣老練論贊摹史遷可謂肖其神不肖其形矣

杜鼈傳

浙東金華縣有曠逸不羈之士及今尚存者曰杜鼈鼈與吾歛程敦遊而敦從子學嘗稱舉鼈之畸行請及其生爲文余雖未見鼈而聞其事深愛惜之乃爲之傳云鼈字海山年二十九爲督學使者彭公啟豐所賞遂補博士弟子員明年實食廩餼又拔而貢於朝考授直隸州州判將之官矣而以前盜金救太守董公事發將捕逮因惶遽歸

今上巡狩於南彭公使鼈與二人獻詩畫二人皆

松溪集

七

召見賜職而鼈以醉酒不能入

覲罷歸後歷試於鄉卒無有知而舉之者

國家定鼎百有餘年設科發策以取士士以此爲守令

公卿賢哲後先相望固已無愧於古而

上卽位以來痾瘵民隱有加靡倦凡水旱癘疫之災輒

虛倉廩以振民無歲不有蓋

上之惠愛斯民也甚矣乾隆十年金華穀騰踊民饑甚

鼈獨謁令曰公知民饑且死耶鼈不肖願貸庫銀數百

鎰轉輸他郡穀以拯民公其有意乎令知鼈貧逋不可

責竟謝之鼈上謁太守董公太守曰子能如是吾愧子

矣吾飭令與子銀子善爲之無憂罪累也鼈乃貴糴賤

糴如是往來數矣而銀盡然民則賴是以不饑黿計銀不能更自械詣令令告太守太守爲出俸且假貸富人而銀不負於是人咸頌黿德且稱太守之賢焉

清興民庶以富各樂其業凡有所資雖山珍海錯西縑北裘入市可取然并兼逐利之民窺盈虛以蹠市物以苦小民者蓋亦不少浙東地瘠薄田皆藉油菜之滓以肥之賈人遂枯爲餅轉穀以求其利乾隆二十一年春不雨滓餅踊貴而鄰邑趙賈儲餅值千金息十五之猶不售黿迺伺趙出牽持之大聲言曰餅貴則農者必困今汝所儲多能賤鬻則眾不貴而農夫義君否則吾訟汝他事於吏趙畏令嚴明不得已乃許黿有謂黿曰子

松溪集

六

所爲可佐執政之不逮黿曰吾何知執政者所當爲吾又何能佐執政特不忍貧民之困意所欲爲則爲之而已其怨其德且不知也况其他乎初太守董公旣畫計以償黿負未數月而父卒太守素負帑銀二千兩至是號哭無計而黿所有眾歛修輿梁銀數適符遂取以予太守太守始得罷職歸然黿偕計考京師時竟以是不能之官云黿少好神仙銷解術及煇論語自古皆有死之言遂棄神仙不復道然旣好論語因謂中庸禎祥妖孽亦非所宜言蓋其率意任情言不掩行類如此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又曰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使黿得聖人而師之將盡精微之義湛然粹然

或可隨會黠於沂舞雩咏歌上下而今徒以善人卒其業嗚呼其可惜哉鼇能詩文善畫有信心草啟蒙集行於世其高閑奔放亦如其爲人焉

劉海峯先生曰事奇文亦奇神氣摹繪一一胎息史遷

曠然汪公家傳

汪公曠然者諱泰梧鳳之族父也其父醒菴公中乙丑科進士第公自少負其材敢肩大事性孝友篤於兄弟父遺貲數千兩公盡與兄弟轉輸而已不與而鄉之人皆知公之能且可倚藉也自吾郡以族居世世保聚俗蒸然以厚然亦有眾寡相攻至於不已者吾族弱數遭

松溪集

充

外侮於是族之人熟慮以公之能且孝友可自救莫如公公不固辭乃遂出爲巡撫書吏職公之任吏事也自處廉待人以惻怛之實人有紛難每竭己之財以拯其急既爲吏二十年其兄弟習商賈之業者已敗其貲且有所負公乃更貸銀百流以償之遂致困苦艱難以死夫世之人游俠負氣每不難千金虛擲彼有所棄之亦有所取之故昔人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所稱賢人學士大夫吏而商者不乏其人而公卒以窮困歿則公之所爲可槩知矣族嘗有大侮公曰吾能雖薄而事曲直不可不明後事卒得理族人以安

論曰以公之賢能不克如古人舉選於朝廷卒辱下吏

何哉公行廉不肯少欺其志彼夫身習吏事舞文漁利以富或逞其滑暴虐於非辜而人無敢與之競者固未可勝道也族人敬公每祭祀歸胙獨益公肉以榮之世勿絕云

戴東原曰慷慨激昂反覆不已其有所感而云然與

林大光傳

閩人林大光買鐵於浙之蘭溪因家焉而以氣俠聞於浙大光旣歿之明年蘭溪歲旱鄉之人禱雨於神而旱益甚一日夢神告之曰爾盍禱能致雨者林某乎旣覺問於邑人皆不知有所謂林某者徧求之不得是夕復夢於神如故有以告者曰閩之買鐵者也歿已一年餘

松溪集

二十

矣於是鄉之人謀設大光之主而位諸壇果得雨霖三日歲因以不饑汪梧鳳曰人之氣固與天接者也氣之所至而山川應之豈有怪異哉獨林大光之旣死而能爲蘭溪致雨可異也大光未歿時交遊無所擇常與邑之酒徒縱飲市肆中囊有餘財輒解以拯人之困恒傾其所有而市中豪暴子弟凌虐僂儒者大光見必怒而叱之豪暴者咸避匿不敢與爭將歿呼酒飲數斗乃言曰人死命也何足憾吾憾夫世之弱者無以植之而困阨者吾無以拔而起之也泣數行下乃召其子命之曰交遊不可不慎也吾向與遊某某者盛德士也汝當師事之某某者則非而輩所宜與處也而慎毋效而父之

爲言已復飲酒數斗乃歿歿之三月其子將葬大光於某鄉之某原族人疑其吉壠也欲沮而奪之一夕其人酒酣倦且卧忽張目大呼曰吾靈與汝競一吉壠耶汝特弱人之孤也須臾覺罔罔如有失趨而至大光之柩前叩頭曰某不敢蓋其魂魄之強如此有孫曰鈺文蘭溪博士弟子員受學於姜進士白巖其禱而致雨余蓋聞之姜白巖云

喻書其傳

喻君書其母余之姑也君抑塞不得志年二十七遂歿其伯兄集美與余交善告余曰知吾弟莫如子子不可以無文而余亦惜君爲人恂恂有禮又慷慨急人之急

松溪集

三

使永年盡學固未可量而不幸湮鬱而天死也君常發憤謂余曰吾族零落而處塌川諸姓雜沓之區他姓子蕃育延緜肩摩里閭而吾族不過十數人零落如此能無感乎余見其與族長老童稚歡然相接疾病則佐醫藥且左右扶持之及君歿而族之人亦無不涕出焉君諱傭字書其眉目秀發魁乎其形其孝友亦天性也伯兄遷徙江湖無靈日去年嫂氏無祿屬子女於君君字之如子迨病彌留猶以未見伯兄猶子女無所依倚爲念且屬季弟養親志篤友于慘澹躊躇渺無所極嗟乎世之人撥本斷株視同氣之誼曾不加毫末惟思獨富獨貴詡詡自矜奇或兄弟小有患害則悍然舍去若惟

恐少緩而卽爲禍之的者多矣又或競錙銖之利操戈
速訟了無恻心惜無有以君行誼告之俾知少感發焉
耳君急人之急有時輒不自顧同里鮑某自浙染疫疾
歸君馳視之其家求君君惶遽率其家禱於神時暑甚
又苦疫侵君遂受病越日加劇而死矣

論曰君未嘗學問而能卓卓樹立其大雖時有爲已甚
者然觀過可以知仁君之得於天抑何厚與君好與有
學君子遊處旣得於天又取資於人視世碌碌無奇享
大年者吾不知其得失相去何若也然余又怪天旣能
厚之而不能成之促與之年學以不竟不能大顯其奇
於天下後世也抑獨何哉

松溪集

三

程易田曰前入事與後論贊收筆具含悲涼感慨之
意以誼關至戚情當爾也至喻君爲己甚處亦不放
過乃爲實錄論贊雄厚得太史氏之遺

形家列傳代汪荆石作

古有璿璣玉衡厯象日月星辰以觀於天禹貢職方氏
辨九州山川土田貢賦以察天下之地二者皆王政大
端不可一日廢也降及後世符讖圖緯之說興於是造
祆搆亂之徒炫惑生民卒取罪戾者多矣而形家吉凶
禍福之言猖狂煽誘使先王三月踰月之法不行惟以
先人爲博福澤之具殞殲中野不能得土復歸自江以
南皆然而吾郡益甚且今之業斯術者不究其微但設

計罔取財賄漫投於蟻濕夫本撥者末顛亦理之必然
故受其毒者天絕中傷或困阨流離以死嗚呼形家貽
害遂至於斯無怪乎卓立君子深痛惡之欲焚其書絕
其人不願聞其術也雖然候氣占星言於甘石不廢於
漢史固非爲惑世生亂之媒則夫形家倡於郭璞不見
斥於朱子者其亦有由今夫火燃於釜下而水可熱壅
水之源其流必涸以抱圍之木植之高岡則根盤而枝
密遷之蟻濕之鄉根既朽而葉亦隕脫豈獨山崩鐘鳴
也哉知此可以悟吉凶禍福之故矣然士君子妥安先
人魄體之意原不在此孟子曰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於人心獨無忼乎顧必擯絕術家之言謂盛衰決無其

松溪集

三

理則管輅過母邱儉墓所謂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
銜尸朱雀悲哭後卒如其應者抑獨何耶余生三十年
卽究研於此而所遇皆無賴不可信之人後與胡賡臣
吳方智唐雲昭遊始通其術然後知形勢周旋亦如列
星燦著於天昭昭然不可秘掩夫賡臣輩誠不能揆以
聖帝明王之道然與世之目旨罔取貽害於民而莫能
救者其相去又不知幾千里也余甚悲之迺爲之傳云
上虞胡賡臣者年七十善談形家說而攀援岡阜如猿
猱余求其術乃示吳西銅井徐氏葬地余始知形勢之
自有真也後歸遂交於吳方智輩不復見賡臣亦不知
賡臣營葬先人之所

吳方智歛人唐雲昭之師也得吉壤四而皆合葬其祖先三與黃唐張合一與吳仲也合新安五千年人所不能見之奇方智始發之噫異矣

唐雲昭諱維漢余兄事之其於地術尤博大精純既與吳方智合葬其二復與余合葬其一然自雲昭歿而其後漸以丁零論者皆咎其術之未精而不知其不可以速效也其尊人公衡先生亦通是術至如望江沈六圃爲江天玉阡瑞金之山復著書洩形家之秘余未見其人故弗著於傳

家父六十事畧

乾隆戊寅歲吾父年六十矣吾母亦同年生前期父進

松溪集

十四

梧鳳而教之曰世俗生之日陳酒脯延賓客至爲俳優角抵之戲音樂並作而不自知其非也今吾年雖可杖鄉而上侍吾父九十三齡每私心欲爲老萊子之嬰兒戲以悅吾親猶恐不得當也敢言老乎汝讀書與士君子遊處當不爲世俗之爲以溷我梧鳳唯唯不敢違既退懼吾父所以事家大父之意未能盡明則非人子所以揚其親之道廼私憶自能供呼使隨父事大父也二十年於今初家大父好施與年逾艾卽傳家事而一以篤於鄉鄰族黨急人之急爲務歲積費常百千而財將不贍家父不敢言第憂無以稱家大父之施與恐家大父知之無以自樂也乃私與家母謀母曰以母息子利

不窮遂出嫁時物售其值得數千緡用以益生產佐大父施與之貲於今數十年如一日前四載婺源江慎脩先生紀家大父行事爲敘傳凡睦嫻任恤歲費緡錢具載其事然家父之左右於其間供家大父取攜之便而無慮於匱者梧鳳私識之外人固不能知也家父敬慎精勤治事畢則篝燈閱書史至丙夜膏盡乃休先是梧鳳學科舉之學父見之無一言及從遊方朴山江慎脩二先生讀經史治古文詞父見之乃大喜云新安山自昔稱奇險地脈隆隆起非其地則往往不數施卽出泉而水氣騰奮遂多蟻濕當先大母葬於歙之葉村也家父蓋生八齡而先大母歿每春秋拜泣於殯殓痛不獲

松溪集

五

致養而思求魄體之安乃廣延形家與規度於所營之塢審慎至再而言曰吾非爲利後之人求蟻濕之無禍於吾母斯已矣於是審驗越四三年而先大母始得以葬家父語梧鳳曰斯事違禮實甚顧吾心所欲盡不如是是重吾之罪也自是嘗登眺力求乘生氣之理而家大父以春秋高欲治生藏家父默探其志不得已而預營之然深忌其事不樂言之也一日大父以問父默然頌之徐言曰兒盡心於山川久獲其良輒有營造而長齡爲尤良顧大人永年未艾無庸及此耳家大父取圖視之則大喜此皆梧鳳所睹記可以質言者故謹書其事以俟有道能文之君子

戴東原曰藹然仁孝之言其敘次與幹補處具本禮
經故無一毫隙漏

亡妻余氏事畧

梧鳳繼妻余氏歛之潛川人幼讀書能明大義年二十一歸於予時乾隆辛未歲十一月也閱二十一年辛卯仲冬病歿其未歿前之二日頰面櫛髮告梧鳳曰嚮與君言不久人世今其時矣顧死何足憾獨憾姑老宿疾時作不能長依膝下以安老人之心耳於是梧鳳與妻相對涕泣不能言及彌留之際吾母太安人坐視之妻見太安人顏頰蹙慘切欲淚不能良久乃言曰兒不孝若復有言者而目顧太安人益慘切氣急俄頃氣下遂

松溪集

美

歿太安人大慟曰冢婦果去吾死耶吾何樂以爲生又顧梧鳳曰汝諸子今成人有室吾老且病得死者誰之力耶梧鳳且泣且慰太安人不聽哭踊如不欲生蓋梧鳳始娶妻程氏生三子而歿子齒皆未齒先君子太安人謀娶賢明婦以撫諸童稚及妻子歸數月先君子太安人皆大喜曰新婦慈愛根於心吾無慮諸孫矣後十年先君子下世太安人愈益愛梧鳳妻凡有所欲往妻抱疾不能從輒已不去或必不能已往恆不樂若妻從太安人則懽笑怡愉雖竟日未嘗以爲倦也妻之能歡於太安人之心者大類如此初妻年五六歲見諸兄讀書輒從旁誦記由是熟孝經論語孟子毛詩

諸書爲人敦重閑雅未嘗小有忤於人自于歸數年得氣痞疾每月必臥簀十餘日太安人知不能震育深念憐之而妻曰婦人恆惑於母以子貴之言遂虐他人之子而縱其所自生不知子果賢耶非我生何害不賢耶雖生適爲詬厲耳用是坦坦於懷惟撫程子三人妾子一人至歿身不倦初妻未受梧鳳聘前一年夢登臺有梧葉自天而墮以手承之見梧子三葉書三十字曰陽種滋萌鳳凰鳴朝陽廿年其分雌翱翔於空先笑後咷唯其雄一之日攸同妻常與鳳言其夢今卒之年月有如符信嗚呼其可慨也已妻父某公業儒未就遂以醫名家爲人亦敦篤慷慨將歿屬曰吾女賢能勿昧沒許

松溪集

七

字必與道明德立之子吾死日乃瞑焉

代喻集美作先人行畧

府君姓喻氏諱起鍾字孟黃誠齋其號也歛之場田人先大父瑾尚公生府君年已三十餘矣故先大母愛之篤而先大父曰吾老且病恐無以給吾家兒持重將有厚遇之者乃挈府君入浙之蘭谿時府君年僅十四初先大父貧甚無以爲俯仰計乃因鄭景陽之貲爲逐時廢貯而景陽家愈益富景陽者世嫻也凡所爲皆倚大父大父至老死亦黽勉不休府君隨先大父居景陽之肆既五年先大父乃罄平生蓄藏白金十鎰予府君府君遂自持籌而寓居於蘭谿互市郎凌某家稽米穀貴

賤而出入之。或市其穀轉輸來吾郡以糶焉。凡十餘歲。凌某既服府君之誠信而府君亦喜其不欺也。遂歸不復出。一切主辦屬之凌。一日凌忽誤致米四十石。忘其值。府君知其誤也。以白金更之。蓋府君臨財不苟。無不如是。其寓居凌某家也。有利府君金者。私入室竊之。會府君用金入覓無有。而盜金者尚在室中。未逸去。府君卽呼臧獲詰曰。金何在。而盜見眾至。懼升屋。臧獲亦皆升屋前。捕越十餘廛。肆盜惶急遽下。臧獲從之下。而一人忽仆傷其足。然盜知不能脫也。復走入凌室。奉金跪謝曰。某不肖盜公金。然非素爲竊者。某亦公鄉人。久客匱乏不能歸。不得已爲此不肖耳。聞公長者。且金具在。

松溪集

三

又何求焉。府君聞之愴然。卽予其金。逸其人。後數日。臧獲仆者忽死。而盜不可得。而府君反致累焉。然府君終身不言盜者。姓字雖妻子間問之。亦不言也。府君性慈。祥寡。言語重厚。自持恆不欲以己之長炫耀於鄉之人。而人亦皆知府君之避名而趨實也。乾隆辛未歲大饑。米石銀半流。顛頷之民懼不得食。而將入溝壑也。當是時。府君家計漸落。而舟有米五百斛。將至。有爲謀者。謂宜居其貨。使價騰踊。則獲利可千金。府君弗聽也。以其米半價出之時。賴以生全者甚眾。然府君自是益貧矣。後又奉有司約。凡業米者平價糶。一日府君則獨糶。二日有忌府君者曰。是好爲名高耳。而府君亦不顧也。府

君生康熙辛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歿乾隆己卯年十一月十九日。歷年五十有九。娶吾母汪氏。同學生梧鳳之姑也。子三人。長卽佳。次傭先府君卒。次位女一人。府君既歿二年卒。

劉海峯先生曰。敘置從史。遷來姿態橫生。

書蘭亭開皇本後

定武蘭亭雅重於宋代。而趙子昂繼書有十七跋。蓋元以前。惟知蘭亭有定武。未聞有開皇刻也。華亭董尚書生勝朝末。獨得見之。宜其流連而不能置也。吾友程易田於丙子秋。過金陵。得薛道祖定武臨本。丁丑道出蕪湖。又得此本。噫。不世出之珍。兩聚於程氏之室。何其幸歟。

松溪集

堯

歟。夫物之奇者。藏之幽隱之中。必待其人。而後傳。不得其人。與瓦礫等耳。否則藏之秘閣。歲月淹久。亦不過供白魚之一飽而已。昔者歐陽氏得韓文於五代棄置之餘。而獵奇咀妙。遂爲一代作者。是天故秘韓文之奇。而使歐陽氏發之。今茲帖也。氓於宋元。而見於明季。易田氏乃適相遭。不勞餘力。而取攜焉。豈天欲成易田之書。冥漠中有主之者哉。易田嘗遊淮揚。有欲之者。餽以白金數十鎰。而易田不顧持之。以歸。一日謂子曰。子貧。恐終爲有力者。取去。子性好古。又相知厚。願爲我畱之。余旣感易田所以付託之意。而又樂二帖常得供余之几案也。因誌之。

書薛道祖蘭亭本後

程君易田未購開皇蘭亭之刻先是與諸生鄉舉試於金陵已得薛道祖所臨蘭亭墨迹予嘗謂天欲成易田之書故以不世出之珍使其適然相遭然其精識巨鑒亦天生使獨也乃世之論者或以流傳無據爲疑而一二貴耳賤目之輩從而附和其說幾以是爲贗矣夫易田賞識於倉卒坊肆之中而論者致疑於從容辨難之地彼此之是非其不相侔如此嗟乎子都色麗師曠聲聰宜乎天下之目天下之耳皆相似也而何以玉藏於璞惟下和能知之且以珠璣瑜珉玳瑁齒角英砂列陳於筵几之上而樵夫牧子有相顧莫知其爲寶者豈獨陽春白雪之無和而千里馬伏死於櫪下哉嗚呼所遇各殊大抵如是是豈能知其故耶則余又奚必呶呶與世爭此帖之是非也

先考磐石府君七十陰壽祭文

嗚呼吾父之歿於今八年矣吾父生六十三年而壽終今年爲七十之誕辰梧鳳雖不孝其能不愴然心痛也耶在禮生之日齋居不樂後世稱觥祝頌非古也世降愈下則有爲陰壽之說者尤爲無據雖然事死如生人子不容已之情也則夫所謂陰壽其亦世俗之過於情而未可盡非者與夫人子之事親以禮不得已而爲世俗之爲則必有可以昭告於先人者而後乃爲之不愧

梧鳳失怙八年旣不能奮發樹立纘承先世之遺矩又不能博科第邀寵榮以慰先人於地下德不加脩業不加益無間無稱泯滅以老思吾父之期於梧鳳者何如而梧鳳之所以荅吾父者今猶如此而乃欲以羞酒之微幸先人之陟降嗚呼其誰欺乎吾恐吾父其不樂而吐之矣嗚呼博科第之寵榮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發憤樹立力固無不足者數年來梧鳳日益讀聖賢書日益與賢士大夫遊時時作文以抒其志以樂道天下非常奇偉之人蓋欲藉是以上慰府君而不知其道果有成否也嗚呼昊天罔極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文字之得失又何足以云乎

松溪集

三

劉海峯先生曰鬱塞淋漓歐會氣息

祭亡妻余氏文

維年月日謹以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哭奠于亡妻余氏之靈嗚呼妻也倏爾云亡四方上下魂何茫茫不念孤翎哀峙枯楊應思吾母白髮垂霜非號於室卽慟於牀汝事吾母三酒芬芳臠牛酸鴿養餌餽餽衽袞燠寒薄厚惟當酸醎辛冷五藥動勸吾母樂汝洽意適情偕汝出入浮遊相羊今胡遽逝任爾徜徉豈魂可返而無其香抑死勿知不念高堂將真有憾泣涕浪浪幽無所語明乃不彰嗚呼妻也倏爾云亡憶昔相依如琴瑟張我篝燈讀汝理絲筐吟唔雅軋韻協宮商兩勉無實相戒

容長露零雞喔亭亭啟明我學未足汝體忽僵情睽夢
隔憾何可量我常遊息市易之場汝笑謂子何走利鄉
將賈是識熙熙穰穰行頽名毀豈妾所望子嘗厥聽子
心已懲高朋來館雞黍酪漿步搖條脫賣值承將瓊瑤
我報汝錫之光嗚呼妻也今爾云亡沐櫛蚤蒯設明衣
裳扱米實貝汝不能嘗掩瑱設幙履握冒囊衾緇服稱
絞布縮橫既備乃斂余哭於旁馮尸大踊刲肺剖腸嗚
呼妻也今爾云亡有子四人葬爾高岡雖非汝產亦爾
之成繩繩子姓以嘗以蒸善不克壽惟後之豐嗟余齒
脫鬚白髮黃迫憂增疾或入膏盲隊幽有路與子偕行
嗚呼哀哉詞促情誠更陳奠涪庶幾來饗

出歙西郭門十里而近有村曰西溪枕山臨流汪氏族居焉中有不疏園爲先高祖松溪公讀書之別業乾嘉間新安經學稱極盛時則有戴氏震金氏榜程氏瑤田汪氏肇龍皆傳同郡經師江慎修先生之學以著述鳴世松溪公師江先生最久與諸賢同學亦最親性情恬澹家有田園之樂不求仕進藏書數萬卷丹黃幾半其著述已詮次刊行者僅詩學女爲一種所著文二百餘篇經桐城劉海峰先生選錄同宗容甫先生稱爲清暢有法以力學勤苦未及五十而卒同治庚申里門遭粵賊竄擾凡先世儲藏咸委劫灰而松溪公生平誤述藁本悉不可見應溥宦游於外二十餘年不克傳習家學

松溪集 跋

每述祖德時忒於心猶幸遺文一卷尚存篋衍因謀之家礪甫叔將付剞劂從弟宗沂自金陵寓書來請執校勘之役遂刊板於金陵以問世應溥髫齡時聞長老言江先生所著書強半在不疏園中園有樓曰勤思江先生居之遇攷訂時不輕下樓嘗論深衣古制未定松溪公命縫人依式製之三易而後繪圖遂刻於鄉黨圖攷中又言戴氏楚辭音義三卷亦成於是時以刻資出自汪氏借刻松溪公姓名今檢鄭誠齋先生所述事狀惟言詩學有成本會不及楚詞音義其不欲引以自重可知容甫先生志墓之文屬之松溪公著述蓋未核耳謹並正之同治十一年三月元孫應溥敬識

100

